

新 月

第 一 卷 第 二 號

上 海 新 月 書 店 發 行

民 國 十 七 年 四 月 十 日

新月月刊第一卷第二號



新月書店出版之小說

蜜	柑	沈從文著	實價伍角		
融	徒	胡也頻著	實價四角五分		
小	雨	陳衡哲著	日內出版		
花	之	寺	凌叔華著	實價五角五分	
留	西	外	史	陳春隨著	實價五角
瑪	麗	瑪	麗	徐志摩 沈性仁合譯	實價六角
再	少年哥德之創造	西	潛	譯	甲種七角五分 乙種六角
阿麗思中國遊記	沈從文著	下月出版			



馬 龍

作 器 文 達

新 月 書 店 出 版

國 劇 運 動	余上沅編	實價五角五分
再版 馬 人 的 藝 術	秋 郎 著	實價三角五分
白 話 文 學 史	胡 適 著	日內出版
小 青 之 分 析	潘光旦著	實價五角
左 傳 異 偽 攷	陸侃如譯	實價四角五分
國 民 外 交 常 識	陳耀東著	日內出版
中 國 之 家 庭 問 題	潘光旦著	甲種九角五分 乙種八角五分
人 文 生 物 學 論 叢	潘光旦著	實價六角五分
蘇 俄 評 論	世界室 主 人 著	實價五角五分
近 資 本 主 義 發 展 史	胡鴻勳譯	實價六角五分

A1003

新月月刊第一卷第二號

目錄

羅馬·····	達文賽
文人有行·····	梁實秋
元稹白居易的文學主張·····	胡適之
瘋了的詩人（小說）·····	凌叔華
詩	
有一隻老馬·····	饒孟侃
答辯·····	聞一多
幽舍的麋鹿·····	聞一多
成功（小說）·····	西 瀝
雅典酒神劇場遺跡·····	小 鷗
德日民族性相肖說·····	潘光旦
白郎甯夫人的情詩·····	聞一多

微小的生物（小說）……………王魯彥

阿麗思中國遊記……………沈從文

今後的歷史劇……………顧仲彝

雅典酒神劇場遺跡……………小鷄藏

卞昆岡（五幕劇）……………徐志摩

西京通信（谷崎潤一郎氏）……………陸小曼

西澄

文人有行

梁實秋

一

「文人」就是用心盡力於文學的創作或研究或欣賞的人。文人所以異於非文人的地方，在於他對文學事業肯用心盡力；他所以同於非文人的地方，在於他也是一個「人」。我們平常說某人是文人，這句話包含兩重意義，第一我們承認他是一個人，第二我們承認他對文學事業又肯用心盡力。所以要做人，先要做文人。

「行」，「德行也，在心爲德，施之爲行」。身心健康的人，生活是向上的，不肯往下流走，所以常態的人，他必努力要有德行。

所以既成爲人而又成爲文人的人，也該要有德行。

二

然而「文人無行」，是我們中國的一句成語，并且是一句有許多事實可爲證明的成語。縱酒，狎妓，不治生人家產，不事邊幅，放蕩不羈，狂倨無禮，等等，幾乎是所有中國

式的文人的通病。

在所謂「新文化運動」之後，於是在「中國式的文人的通病」之外又加添了一批的西洋墮落派的文士的惡習。色情狂，誇大狂，傷感，被迫狂，顯示狂，駭俗震世，性慾橫流，等等，非如此似乎就不能成爲新文人。

所以就一般的號爲文人的人而論，這籠統的判斷「文人無行」不能算是十分苛刻的。

三

一般文人之所以無行，是什麼原故？一言以蔽之：他們沒有發見他們自己是人。

一個最無行的文人說過：「我不一定比別人好，但是我和別人不同」。簡單說，這就是立異。處心積慮的要和別人不同，只有倒行逆施的一個方法：別人用兩腿行走，我用兩手來爬；別人要美德，我要的是缺德；別人的頭髮一月剪一次，我三年也不剪一次；別人終身聚一次，我見一個愛一個，愛一個聚一個；別人生了孩子，自己養育，我生了孩子送進孤兒院去；別人做事有所忌憚，我做事無法無天；……以至於真做到和別人不同的地步。

其實呢，德行的標準，止有一個，無論你這時候是文人是商人是軍人是窮人是富人是正人君子是蕩子浪人，只要是個一撇一捺的人，就要服從這個道德的標準。可惜身爲文人者常常在未發見他自己是人以前，以爲在生活上無妨隨便一點自由一點通融一點。

無行的文人之所以能接連不斷的在社會上出現，是由於一般人的同情心太多了一點。平常的人在行為上若有放肆的地方，社會的人士必要加以指責，予以制裁，而文人設有狂蕩的行為，輿論對他就不免取一種姑息的態度，或且引為談料，從而贊嘆之，甚而至於傾服崇拜。

平常人飲酒過度，叫做酗酒；文人縱飲，就不妨事，叫做豪放。并且有了斗酒，或許就有詩百篇，所以飲酒賦詩兩件事是分不開的。我們既願讀詩，於是對於詩人縱酒就有了幾分原諒的意思。

平常人狎妓，叫做淫蕩，平常人納妾，叫做侮辱女子人格，平常人不專一的無限制的戀愛，叫做荒唐；……然而文人可以和別人的夫人姘識，可以和女侍者一見傾心，可以和賢良的妻子離婚，可以引誘良家婦女，……社會上引為美談，以為文人多情，正應如此。這叫做『浪漫的爱』，多雅聽的一個名詞！并且在性方面有了這樣充分的豐富的經驗之後，文人就可以寫香豔的情詩了，可以寫傷感的小說了，這都是對於文學的貢獻。社會人士飲水思源，路述原心，於是文人的放浪在德行上可以不發生大的問題。

據一般人的眼裏看來，文人大概還是天上的什麼星宿下界，我們就是把眼裝到頭髮尖

上，恐怕還不能望到文人的腳底，文人的身分是那樣的低，文人的胸襟是那樣的廣，我們肉眼凡胎的人怎可以擎這塵世的德行標準來衡量他？

大凡無知的父母，對於越沒有出息的子女，越加溺愛。越溺愛，越恣肆，越沒出息。我思一般社會人士對於文人的無行，大概也是如此。

五

假如文人的無行與文學事業真有密切之關係，換言之，假如文人若把無行的地方取消，文學的源泉就要乾涸，那麼，社會對於文人之無行採取原諒姑息的態度，也未始非不合理。然而很多人和很多事實告訴我們，文與行并無多大關係。

文學的材料是非常廣泛的，在一樁小事裏文人可以看出深奧的涵義，在一件罪惡裏文人可以體會美德的反照，所以文人的修養在於生活之充實者，甚為重要。但是所謂充實的生活，並不是說各式各事的生活都要嘗試嘗試。要寫強盜的行徑，自己不必一定要在梁山泊住上半年；要寫首陽山下的故事自己也不必一定要實行絕粒三天；要畫馬畫驢畫狗，自己也無須在地上爬。寫情詩寫愛情問題的小說，也正無須有意的以身作則的先嘗試浪漫的愛。文學創作異於新聞採集：新聞家要記載娼妓生活，最穩妥的方法是自己到妓寮裏去走一遭，文學家則異於此。所謂文人之生活的充實，是說想像能力的養成，養成一種敏銳而有紀律的想像

力，以之觀察人性的錯綜萬態，以之尋求人性的普遍久遠，如此生活自然充實。行為上的放浪不羈并不能使文學的創作增加材料，其流弊或者反足以擾亂文人的心，使成爲淺薄恣肆。

古今中外的文學家，並不盡是無行。說也奇怪，第一流的大文學家往往都是健全的人，他們的生活常常是有規矩的不怪癖的；把頭髮染成綠顏色，手指巨大的向日葵，在酒店殺鬪，狠戾誨淫，等等，往往是第二第三流的文人。這是事實證明：文學之所以成爲文學，固不在其人之有行，然亦絕不是由於其人之無行。

所以，我們不能因其人之無行遂誹薄其人之文學，然亦不能因其人之文學遂容忍其人之無行。我們的同情心是有的，但是我們不能因爲某某是文人，遂以爲文人之無行就應該受我們的格外的同情。我們批評文學，採取文學的標準，我們批評文人的行，只能採取唯一的德行的標準。文人不能因爲他對於文學有所貢獻遂以爲他的無行就可以拒絕別人的批評。

六

無行的文人中之最無行者，就是自家做下了無數樁的缺德事，然後倨傲的赤裸的招供出來，名之曰懺悔。懺悔云云，並不是悔過的表示，只是在侮慢社會的公認的德行。不以可恥的事爲可恥，一五一十的傾倒出來，意若曰：『我做下這等事了，你們來表同情與我，你們快來讚嘆我！我敢做敢當，你們平庸的人敢做這樣事麼？做了敢於承當麼？我是壞人，但是

我無所忌諱，并且責任也不在我，你們不必指責我，我敘述我自己的無行，比你們還敘述得好……」。這樣的論調時常就可以震懾住一般的人，於是在一片懺悔聲中無行的文人就變爲真誠的英雄了。

自家把自家的無行和懺宣布，這個舉動至少包涵着勇敢與質直的美德。但是一件無行的事，自己宣布之後，不能變作一件有行的事。我們不能因爲懺悔者的勇敢與質直，遂把他的無行一筆勾消。做了的事不能當做沒有做。

無行的文人若是真的懺悔想改到有行的道上去，唯一的途徑就是在生活上努力要有行。德行的事，或者可以把以前的缺憾的事遮掩一些。舞文弄墨的倨傲的懺悔，本身就是一種無行。

七

做文人須先從做人起，不必先從無行做起。

「文人無行」是一件急須補救的事實；「文人有行」纔是文人所應有的理想。

元稹白居易的文學主張

胡適

文章合爲時而著，詩歌合爲事而作。

——【白居易與元九書。】

自非有爲而爲，則文不妄作。

——【元稹杜甫墓誌序。】

九世紀的初期，——元和長慶的時代，——真是中國文學史上一個很光榮燦爛的時代。這時代的幾個領袖文人都受了杜甫的感動，都下了決心要創造一種新文學。中國文學史上的大變動向來都是自然演變出來的，向來沒有有意的，自覺的改革。只有這一個時代可算是有意的，自覺的文學革新時代。這個文學革新運動的領袖是白居易與元稹，他們的同志有張籍，劉禹錫，李紳，李餘，劉猛等。他們不但在韻文方面做革新的運動，在散文的方面，白居易與元稹也曾做一番有意的改革，與同時的韓愈柳宗元都是散文改革的同志。

* * * * *

元稹，字微之，河南人，本是北魏拓跋氏帝室之後。他九歲便能作文，少年登『才識兼茂，明于體用』科，他爲第一，除右拾遺；因他鋒芒太露，爲執政所忌，屢次受挫折，後來

被貶爲江陵府士曹參軍，量移通州司馬。他的好友白居易那時也被貶爲江州司馬。他們往來贈答的詩歌最多，流傳於世；故他們雖遭貶逐，而文學的名譽更大。元和十四年【八一九】，他被召回京。穆宗爲太子時，已很賞識元稹的文學；穆宗即位後，升他爲祠部郎中，知制誥。知制誥是文人最大的榮譽，而元稹得此事全出於皇帝的簡任，不由于宰相的推荐，故他很受相府的排擠。但元稹用散體古文來做制誥，對於向來的駢體制誥詔策是一種有意的革新。【看他的元氏長慶集，四部叢刊本。】新唐書說他『變詔書體，務純厚明切，盛傳一時。』舊唐書說他的辭誥『剗然與古爲侔，遂盛傳於代』。

穆宗特別賞識他，兩年之中，遂拜他爲宰相【八二二】。當時裴度與他同做宰相，不很瞧得起這位驟貴的詩人，中間又有人挑撥，故他們不能相容，終于二人同時罷相。元稹出爲同州刺史，轉爲越州刺史；他喜歡越中山水，在越八年，做詩很多。文宗太和三年【八二九】，使回京爲尚書左丞；次年【八三〇】，檢校戶部尚書，兼鄂州刺史，御史大夫，武昌軍節度使。五年【八三一】七月，死于武昌，年五十三【生于七七九】。

白居易，字樂天，下邳人，生於大曆七年【七七二】，在杜甫死後的第三年。他自己敘他早年的歷史如下：

僕始生六七月時，乳母抱弄于書屏下，有指『之』字『無』字示僕者，僕口未能言，心已默識。後有問此二字者，雖百十其試，而指之不差。……

及五六歲，便學爲詩。九歲，暗識聲韻。十五六，始知有『進士』，苦節讀書。二十已來，晝課賦，夜課書，間又課詩，不遑寢息矣。以至于口舌成瘡，手肘成胝，既壯而膚革不豐盈，未老而齒髮早衰白，……蓋以苦學力文之所致。又自悲家貧多故，年二十七方從鄉試。既第之後，雖專于科試，亦不廢詩。【與元稹書】

貞元十四年【七九八】，他以進士就試，擢甲科，授祕書省校書郎。憲宗元和二年【八〇七】，召入翰林爲學士，明年，拜左拾遺。他既任諫官，很能直言。元稹被謫，他厲上疏切諫，沒有效果。五年【八一〇】，因母老家貧，自請改官，除爲京兆府戶曹參軍。明年，丁母憂；九年【八一四】，授太子左贊善大夫。當時很多人忌他，說他浮華無行，說他母親因看花墮井而死，而他作賞花詩，及新井詩，『甚傷名教』。他遂貶爲江州司馬。他自己說道因被貶逐其實是因爲他的詩歌諷刺時事，得罪了不少人。他說：

凡聞僕賀雨詩，衆口籍籍以爲非宜矣。聞僕哭孔戡詩，衆面脉脉盡不悅矣。聞秦中吟，則權豪貴近者相目而變色矣。聞登樂遊園寄足下詩，則執政柄者扼腕矣。聞宿紫閣村詩，則握軍要者切齒矣。……不相與者，號爲沾譽，號爲詆訐，號爲訕謗。苟相與者，則如牛僧孺之誠焉。乃至骨肉妻孥皆以我爲非也。其不我非者，舉世不過三兩人。……

元和十三年冬【八一八—八一九】，他量移忠州刺史。他自潯陽浮江上峽，帶他的兄弟行

簡同行；明年三月，與元稹會于峽口，在夷陵停船三日，他們三人在黃牛峽口石洞中，置酒賦詩，戀戀不能訣別。

元和十四年冬【八一九—八二〇】，他被召還京師；明年【八二〇】，升主客郎中，知制誥。那時元稹也召回了。與他同知制誥。長慶元年【八二二】，轉中書舍人。舊唐書說：

時天子荒縱不法，執政非其人，制御乖方，河朔復亂。居易累上疏論其事，天子不能用，乃求外任。（二年）【八二三】七月，除杭州刺史。俄而元稹罷相，自馮翊轉浙東觀察使，交契素深，杭越鄰境，篇詠往來，不間旬浹。嘗會于境上，數日而別。

他在杭州秩滿後，除太子左庶子，分司東都。寶曆中【八二五—八二六】，復出爲蘇州刺史。文宗即位【八二七】，徵拜祕書監，明年轉刑部侍郎，封晉陽縣男，食邑三百戶。太和三年【八二九】，他稱病東歸，求爲分司官，遂除太子賓客分司。舊唐書說：

居易初……蒙英主特別顧遇，頗欲奮厲効報。苟致身於計謨之地，則兼濟生靈。蓄意未果，望風爲當路者所擠，流徙江湖，四五年間，幾淪蠻瘴。自是宦情衰落，無意於出處，唯以逍遙自得，吟詠情性爲事。太和以後，李宗閔李德和用事，朋黨事起，是非排陷，朝昇暮黜，天子亦無如之何。楊穎士楊虞卿與宗閔善；居易妻，穎士從父妹也。居易愈不自安，懼以黨人見斥，乃求致身散地，冀於遠害。凡所居官，未嘗終秩，率以病免，固求分務，識者多之。